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意象探讨

科目编号: ULSZ 3068

学生姓名: 蔡婉欣 CHOI HUAN SHING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许文荣 师

呈交日期: 2013 年 11 月 15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4
第三节：前人研究成果	4
第四节：研究遇到的难题	6
第二章：中西意象理论	8
第一节：中国意象之溯源与意蕴	8
第二节：西方意象之概念	10
第三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人物意象	13
第一节：“月如”身份的象征	13
第二节：“项羽”中国古代人物	17

第四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自然景物意象·····	20
第一节：雨类意象·····	20
第二节：夜之意象·····	31
第五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本土意象·····	33
第一节：地方意象·····	33
第二节：文化意象·····	35
结语·····	37
参考资料·····	38

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意象探讨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马华诗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意象运用，并旁及一九八零年代末马来西亚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以及傅承得对当时的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和华人的困境所产生的思维情感。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制度一直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华人处于政治风暴的困境中，不断受到政治的压迫与逼害，而在一九八零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种族事件有如风雨般侵袭整个华人社会，使华人被卷入了困境重重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介入了现实社会与政治的界域，以明朗和浅白的诗歌语言，对国家政治进行批评、讥讽和抗议，也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与愤慨。诗人将政治与抒情的笔调融合，把政治关怀的主题带出，在当中运用了不少意象去隐喻和象征华人所面对的危机困境，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的绪论说明研究动机与目的，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是因为一九八七年的政治风暴而催生出来的，诗中包涵了诗人对政治风暴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情感，而诗歌中的意象蕴涵着诗人的思想情感，是诗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因此本文通过探讨傅承得政治抒情诗里的意象，去发掘诗人如何运用意象隐喻当时的政治事件，以及表达内心种种复杂的情绪压抑和对华人社会的关怀。第二章主要是探讨意象的溯源和概念，以中国意象和西方意象理论对意象进行解说。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对诗中的意象进行具体探讨，第三章进入了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意象分类，此章节主要是分析人物意象，如诗人在诗中塑造了“月如”作为倾诉的对象，而这对象具有另一种身份的象征，从而探讨这身份的象征意义。第四章是分析自然景物意象，如“风雨、夜、土”的意象，在诗中傅承得引用了大量的“风雨”意象，对

于“雨”的意象又进行了几种的分类，这些景物意象是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性质，也是华人困境的象征，因此探讨这些意象的蕴涵。第五章是分析本土意象，本土既是指马来西亚，而本土意象主要是具有马来西亚本地色彩的物象，是具有独特的象征，因此探讨诗人如何运用本土意象对那时政治所做出的讽喻。

关键词：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西意象理论、意象

致谢

论文能顺利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感谢老师用心的指导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给我。每当我有任何疑问的时候，许老师都会细心的分析给我听，让我明白。我也非常感谢许老师即使在国外忙着处理公事，也会联络我关心我的状况以及论文的进展。在我发生意外的时候，许老师也会为我祷告和给予祝福，我非常的感恩。

此外，我要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感谢父母亲以及弟妹们，在我忙着做论文的期间，父母担心我的健康状况和学业，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关心、支持与鼓励，他们是我精神上的支柱以及生命的动力，感谢主让我拥有这一切。

在这段时间，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感谢他们给予我关心和鼓励。我也要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以及参加活动认识的辅导老师，感谢他们问候我关心我的近况。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位马华诗人——傅承得先生，很荣幸能够认识到这位诗人，感谢他愿意与我分享他写诗作的思想情感。

第一章：绪论

傅承得为马华的重要诗人，他在一九八零年代崛起，是马华政治抒情诗的主要代表人物。傅承得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名为《赶在风雨之前》，并将作品称为“政治抒情诗”，内容是与一九八七年的政治风暴有关。在他一九八四年学成归国后的那段日子，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种族和党派等课题，频现危机。因此傅承得以那段岁月所累积的情绪“孤疑、愤懑、失望、担忧、恐惧”集成政治抒情诗。傅承得将手法转向明朗和浅白，让读者产生共鸣，而他最大的希望是让当时感觉有心无力的华族青年，能藉着他的作品发泄苦闷，进而激励振奋，教方向明确、热血沸腾（傅承得，1988：1）。在政治抒情诗中，傅承得运用了不少意象去象征和隐喻一九八七年代的政治风暴，并抒发了心中所积累的情绪。此外，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更表达了对华人社会与国家的深层关怀。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主要探讨傅承得政治抒情诗¹的意象运用。傅承得是一位马华诗人，也是“动地吟²”的创始人之一。傅承得的作品有诗和散文，但主要是以诗为主，其诗作多为一九八零年代的作品，有一九八四年的《哭城传奇》、一九八八年的《赶

¹政治抒情诗是指“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又有抒情的特点。诗人直接抒发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和情怀，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它以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具体而鲜明的形象、生动而深刻的语言，直接地触及时事以及表现重大社会问题，它是诗与政论的巧妙结合，是诗的政论，亦是政论的诗”（许文荣、孙彦庄，2012：283）。

²“动地吟”是由马华诗人游川、傅承得于一九八零年代末开始推动的诗歌朗诵与音乐结合的朗唱会，在大马展开了巡回演出。“每一场动地吟，都是一场风雨”，有关“动地吟”的资料可参阅刘艺婉、傅承得编（2009），《仿佛魔法，让人着迷——动地吟二十年纪念文集》，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在风雨之前》以及一九九五年的《有梦如刀》。本论文之所以选择傅承得作为研究对象并选择他的诗作，因为他的“政治抒情诗”是因一九八七年的政治风暴前后而催生出来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傅承得（1988）于《赶在风雨之前》的序言上指出：“这本诗集的催生剂，是八七年抄华小罢课、巫青聚会、阿当枪击和大逮捕等事件。当时，我身在国都，虽然躬与其会，却感受漩涡边缘的高度震荡。于是我想起八四年，学成归国至今，时局仿佛不曾平静过；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种族和党派等课题，频现危机。这段岁月所累积的情绪是：狐疑、愤懑、失望、担忧，甚至恐惧”（1）。因此作品是与一九八七年的政治事件有关³，它是历史真实的隐射，是诠释历史的语言文字，也是诗人情感与思想的表露。

傅承得将诗集《赶在风雨之前》的诗称为政治抒情诗，将重点摆在政治、文化、民族、国家等方面，以抒情的笔调把政治关怀的主题带出，诗语言充满了重重的忧患意识（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此外，傅承得的写作手法转向明朗和浅白，主要是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明白诗中的意涵。他在自序中说：“自我的最大希望，是时下感觉有心无力的华族青年，能藉这些作品发泄苦闷，进而激励振奋，教方向明确、热血沸腾”（傅承得，1988：1）。由此可见，诗人通过作品表达了对华人社会的关怀，希望华人能够坚强与坚持的面对和对抗风雨中的困境。

³一九八七年教育部委派了不谙华语的马来教师到华小任高职，引来了华社和各华基政党的大力反对，并于十月十一日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了抗议大会。当时巫统青年团召集了会员举行万人大会，在会议上谴责马华公会领导人、董教总和反对党定下的协议。族群的冲突最后引来了茅草大逮捕行动（何国忠，2006：108）。

傅承得的另一本诗集《有梦如刀》收入了不同类型的诗作，当中也有一些诗是与政治有关，但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转变更加的明朗浅白。傅承得虽然没注明《有梦如刀》里与政治有关的诗是政治抒情诗，但当中的诗依然是带有抒情的笔调以及融入了政治的讽喻，张光达在〈风雨中的一枝笔——有关傅承得及其政治抒情诗〉一文中提到傅承得在《赶在风雨之前》出版之后，所写的诗作主题取向约略可分为两大类，而第一类为歌颂或批评马来西亚的景事物，他认为这类诗作是承接《赶在风雨之前》集中的政治抒情诗而来，也可算是政治抒情诗的余绪（张光达，2001：3）。依据这种说法，《有梦如刀》里与政治有关的诗可列为政治抒情诗。

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不只是八零年代出版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里的政治抒情诗，也探讨九零年代的诗集《有梦如刀》里与政治有关的诗。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特别之处，是通过抒情的写作手法将政治事件连同心中的种种复杂情绪一同抒发出来，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本论文选择探讨诗中的意象，因为意象是诗歌创作中用来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意象的运用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弥补了诗中情意抒发的不足。此外，意象具有隐喻与象征性，通过意象的联想带出真实的感受，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因此要领会诗人傅承得内在的思想情感，就从诗中的意象着手探讨意象的涵义，通过诗中意象的归类、分析，探讨出意象所隐喻或象征的政治事件与时代背景；第二是探讨诗人如何运用意象表达出内心种种复杂的情绪压抑和对华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怀，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和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运用意象在艺术表现上的效果。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傅承得共出版了三本诗集《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和《有梦如刀》。傅承得的诗集作题材很多，但本论文只选傅承得诗中具有政治抒情的诗作为研究对象，而《赶在风雨之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本论文主要研究的诗集是《赶在风雨之前》和《有梦如刀》，从中探讨政治抒情诗里的意象，但不是探讨所有的意象，而是抽取某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独特性，或是出现多次的意象作为探讨。

对于研究方法，首先要探讨意象的基本定义，以中西学界的意象理论对意象进行解说，通过理论去理解意象的涵义与特点。此外，深入研读、理解政治抒情诗里的内涵，寻找诗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并将意象分类，然后进行探讨和分析意象所象征的意义、事件和时代背景，并通过意象探讨诗人内心的思想情感，以及意象运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在探讨过程中，笔者有参阅其他学者的研究，以得到更多的讯息，并在叙述时提出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最后做出结论。

第三节：前人研究成果

傅承得出版了三本诗集，而研究傅承得诗集的学者人数不多。他们主要是研究傅承得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一辑中的政治抒情诗十首。另外有些学者在研究傅承得的其他作品和“动地吟”时也有提及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研究学者有张光达、陈大伟、钟怡雯、陈慧桦、许文荣、辛金顺、曾维龙等。张光达在他的《风雨中的一枝笔》一书中写了一篇〈风雨中的一枝笔——有关傅承得及其政治抒情诗〉，

内容主要是探讨傅承得是否符合“写实主义”的条件和实践，当中有对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进行解读与分析，他将书命名《风雨中的一枝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傅承得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九八零年代马华文学中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诗集。另外，张光达在他著的《马华当代诗论：政治性、后现代性与文化属性》里，第二章的“马华政治诗：感时忧国与戏虐嘲讽”，对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进行论述，分析诗中的时代背景与思想。陈大为写了一篇〈一个文人的战争——论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的思维结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预设的读者规模与效应，二、有关“月如”的叙述策略，三、“风雨”中的国家想象，他深入的谈论了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的意涵以及思想情感等等。此外，钟怡雯在她的论文〈遮蔽的抒情——论马华诗人的浪漫主义传统〉中也有讲述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想情感与创作手法。在许文荣著的《南方喧哗》一书中，也有对傅承得的三首政治抒情诗进行论述，当中有强调三首诗的时代背景与当时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并论述了傅承得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辛金顺在他的论文〈他妈的〉中，主要是通过“现实诗学”探讨一九八零年代的两位诗人游川与傅承得的诗歌创造演示，当中有一节是对一九八零年代马华“现实诗歌”进行考察，谈论了傅承得走向“现实诗学”语境的重要因素，分析了傅承得在政治抒情诗中所运用的文字符号意涵，从中也讲述傅承得的思想情感与抒情手法。曾维龙在他的论文〈论“动地吟”的诗歌运动——一场马华文学起义运动和现实主义短诗创作〉中，除了以“文学起义”来形容动地吟的演出和总结前后不同阶段动地吟诗歌运动的经验，在他探讨诗歌的审美功能如何在马来西亚的公共空间中展现他们姿态的同时，也有谈论到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

从以上所列的前人研究成果，学者在研究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时都会提到诗中的意象如“月如”、“风雨”等，但尚未有学者将研究方向着重在探讨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意象，所以本研究主从这方面切入，想要从中突显出傅承得与他诗歌的意象特质来表现出他对政治、华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怀，同时也是诗人情感的抒发和宣泄，另一方面又能使诗更具有审美特色。

第四节：研究面对的难题

在进行论文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在寻找诗集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对吉隆坡的地区不熟悉，因此不知如何到达大将书行，但最后通过一位吉隆坡朋友的帮助，终于顺利的到达书行。然而到达了大将书行后，笔者只找到一本诗集《有梦如刀》，而最重要的一本诗集《赶在风雨之前》已经绝版了，但最后已向老师借到了这本诗集。此外，在寻找与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资料时发现资料不多，而所需的参考书不知要在何处寻找，经过了一番查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些有关论文所需的资料，也找到一些学者对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研究。

初读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集，在分辨意象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有些意象有明显的时代背景性质，然而有些意象却难以分辨。如果对时代背景和事件不够了解，对意象的概念以及语言符号本身的含义不够清楚，就会造成在归类和分析意象时变得混乱或错误阐释。也因为这个原因，笔者在章节和意象分类的时候感到混乱，但经过导师一番的指导，笔者的论文得以顺利的继续进行。为了理解意象的来源和基

本概念，笔者用了中国和西方的意象理论作为对意象的阐释，但在理解中国和西方的意象理论时有点困扰，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对意象的诠释进行研究，因此意象有很多的解说。经过一番的思考，笔者综合中西学者对意象的定义做出了一个结论。此外，在分析与论述诗中的意象时，笔者对某些诗句很难做出诠释，在思考中无法想通而感到混乱，导致不知要如何写下去。经过不断的重复理解诗中的涵义，参考其他学者的论述，再经过自己不断的思考和分析，加上导师的指导，终于顺利的将论文完成了。

第二章：中西意象理论

对于“意象”这个词汇，其含义太过宽泛。中西诗学界对意象的定义和运用有各种的诠释，从古至今有很多学者不断对中西意象进行研究，由于意象可以从很多方面和不同角度去探讨，因此是很难达到共同一致的看法。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是探讨中国意象之概念的最早起源，提出一些学者对意象的概念和定义的解说，以及一些学者对诗歌意象的评论。第二节是探讨西方学者对意象的概念和定义，意象主义者如何对意象进行阐释，最后做出总结以提出笔者的观点。

第一节：中国意象之溯源与意蕴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而中国意象最早是出现“意”与“象”的概念，其源头可上溯自《周易·系辞上》。其云：

子曰：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王弼，1999：291）。

这段话说明由于卦象深奥玄妙，文字不能写尽言语，言语不能表达尽心中所思，因此圣人欲以“立像”来“尽意”，说明卦象的意义。其中“言”、“意”、“象”这三者的互动，说明有时深邃的主观思想情意无法用“言”传“意”，此时便可透过客观的物象来表达以达其意。因此，圣人所设之“象”是“表意之象”。之后，魏晋时代的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对“言、意、象”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像，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所有存意，得意而忘言（转引自王力坚，2000：91）。

王弼认为言生于象，言的作用是明象，而象是由意而生，因此可从象中理解意义之所在。“象”成了意与言之间的重要传达，“意”必须以“言”明象，再通过“象”来传达意义，而“忘象”、“忘言”意思是指不要执着于象和言，因为语言只是用来解释形象，而形象包含着意涵，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意”本身。

“意象”一词合用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代，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命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是指以“熊麋之象”来象征某某侯爵威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形象（顾祖钊，2002：120）。然而，率先完整地使用“意象”概念的是南朝梁的刘勰。刘勰是续王充之后，第二次明确地使用“意象”一词（陈良远，1992：204），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到：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然后使玄解之宰，寻神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1981：493）。

刘勰所谓的“神与物游”，“神”就是“意”，指主观的情感，“物”就是“象”，指客观的形象。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对象汇合交融，正是“意”与“象”契合的心理基础（陈良远，1992：205）。通过刘勰对意象的使用，中国古代对文学意象的概念已形成了。

关于其他评诗者对“意象”做出的论述，如：晚唐司空图《诗品·缜密》中称：“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写到：“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明朝胡应麟在其《诗薮》中亦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下》曰：“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1971：25）。由此可见，意象在诗中的运用是非常的重要。

第二节：西方意象之概念

西方的“意象”一词是以 image⁴来表达。十八世纪西方美学之父鲍姆嘉通⁵（1987）曾说：“意象是情感的表象，因而更具有诗意（170）。”德国哲学家康德（1999）亦言：“善美观念（意象）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354）。”康德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超越自然的东西”，即审美意象，他是主体“内心意象”感性的显现（张荣翼、李松，2012：49）。

二十世纪初，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认为诗人应运用意象来表达无法用抽象语言来表达的直觉，而西方“意象主义”（Imagism）的代表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更大力宣扬诗歌意象的重要性，他分别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对“意象”做了三次定义的论述。一九一五年，庞德在《关于意象

⁴西方的 image 除了指意象，也可以指表象。Image 的本义是指实体人物外观的再现形态。《美国大百科全书》在对意象 image 的解释中说：“最初人们用 image 实体人或物的再现，一般指雕刻或者雕塑。即使现在 image 表意最为复杂的时候，它也保持了这一本义，即指对不在场的某人某物的具体呈现（转引自黎志敏，2008：116）。

⁵ 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是一位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美学家。1735年，在《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中，他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构想。

主义》一文中对意象的理解做了进一步阐释：“意象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是融合在一连串思想或思想的漩涡，充满着活力”⁶（转引自黄晋凯，1989：150）。庞德认为如果它不达到这些规范，那就不是他所指的意象了。此外，庞德将意象分为主观意象和客观意象两种，他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说：

意象可以有两种。它可以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这时它是“主观的”。也许是外因作用于大脑；如果是这样，外因便是如此被摄入头脑的：它们被融合，被传导，并且以一个不同于他们自身的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的情感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带给大脑，那种漩涡冲洗掉它们的一切，只剩下本质的、最主要的、戏剧性的特质，于是它们就以外部事物的本来面目出现（转引自黄晋凯，1989：150）。

庞德认为意象可分为主观与客观，而主观意象是人类通过脑中产生出来的情感。当外在的客观物象进入头脑后被融合与传导，就会形成另一个不同于自身的意象出现。然而，当外在物象原封不动的带入脑中，经过漩涡冲洗一切，而最好只剩本质，以本来的面目出现，这时的意象便是客观的。可见庞德在第三次对意象做了更深一层的辨析。

综合以上的说法，中、西学界相当重视意象的意涵与运用，但两者对于意象的意涵与运用却有所不同。不论是中国或西方意象理论，“意象”一词本身已包含了各种的解说，它的理解范围是非常的广泛，而且被运用在太多的语境中。它可以被

⁶ 原文是：In either case the Image is more than an idea. It is a vortex or cluster of fused ideas and is endowed with energy. If it does not fulfill these specifications, it is not what I mean by image. (参见 Pound, Ezra, “Affirmations-As For Imagism”, in Selected Prose: 1909-1965, ed. William Cookson. London 1973. pp. 374-77)

分化成很多的类型，可以有很多的运用方法，而它的定义在诗学理论上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一个确定的涵义。对于意象的解读，读者在理解意象的时候不一定会跟作者相同，因为当读者在深刻感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总会有个性化与独创性的一面，因为意象可以是多样化的。

意象是一种以具体来表现抽象或隐微思维的方法，是以主观的思想情感与客观的事物融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表意的物象。袁行霈（1987）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提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63）。笔者认同这样的说法，当诗人将一种客观的事物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而读者透过作品中的意象，感受作品所传达的情意。因此，意象是诗中传达情意的重要符号，是传达诗人内心深邃的思想情感的符号。

第三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人物意象

傅承得在《赶在风雨之前》辑中的十首诗，有七首⁷是以抒情的笔调写给一位名叫“月如”的女子作为聆听者/倾听心声的对象。此外，诗人也引用了古代人物“项羽焚宫”的事件。因此，本章的第一节主要探讨诗人为何选择“月如”这个名字作为诗中的人物意象，而这位“月如”的身份又象征或隐喻着怎样的身份，以及其运用带来的审美效果。第二节主要是探讨诗人引用古代人物的用意。

第一节：“月如”身份的象征

在《赶在风雨之前》一辑中，傅承得有七首诗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人物意象“月如”，成为了他最忠实的倾听者。傅承得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心中满怀的焦虑疑惧与悲愤不满，一一向这位女子倾诉，藉此自我警惕及勉励他人，该如何应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危机时刻（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至于傅承得为何以“月如”这个名字作为倾诉的对象，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探讨。陈湘琳在评《分明：傅承得散文选集（一九八五至二〇一〇）》中有一段话说到：“在他的诗歌代表作《赶在风雨之前》中，有他妻子”娟”的化身“月如”，作为他话语的受众，在愤慨的政治批判中起着抒情的缓和作用”（傅承得，2011：8）。将“月如”二字合起来就可以构成“娟”字，如果以字面结构分析，“月如”可以说是“娟”的化身。文学是可以从多方面去思考和探讨，傅承得的妻子是傅承得最亲近关爱的对象，或

⁷ 《赶在风雨之前》一辑中的十首诗，只有七首出现“月如”，如〈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浴火的前身〉、〈山雨欲来〉、〈濠雨岁月〉、〈写给将来的儿子〉、〈因为我们如此深爱〉、〈长夜未旦〉。

许会有读者认为傅承得把心中的所有情感都向最了解和最亲近他的妻子倾诉，读者的理解是无对错的，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默雷特”。但是在文学里，“月如”是否有其人，这其实这对文学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想要表达些什么以及如何表达。当时傅承得写风雨系列的诗时，把“月如”当成叙述对象，有一个叙述对象，意谓国家关怀并非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人同此心的担忧。“月如”可以表示“如月一般圆满与美好”，而当时傅承得用此名，正是希望国家能因公平对待它的子民，不分种族和文化，就能“月如一般圆满与美好”。因此，“月如”也可以是傅承得心中“美好国家”的化身。

傅承得笔下的“月如”是虚构的人物，她不只是一位倾诉的对象而已，同时更具有象征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张光达在〈感时忧国的整治抒情诗：傅承得〈山雨欲来〉〉一文中说：“‘月如’作为诗人的倾诉对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倾听者或收话对象，同时代表了所有身处政治风暴之中的马来西亚华人”（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诗人通过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来代表所有身处政治风暴之中的马来西亚华人，这样说法是合理的也是肯定的，正如之前所说的“国家关怀并非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人同此心的担忧”。《赶在风雨之前》的第一首诗〈为的，是把它交托未来〉的第一段就以月如作为倾诉的对象：

月如，我会用我的一生
和着泪，经历与悼祭历史
忧伤，会盘据每一管血脉
但并非绝望，我知道

因为别人的呻吟中，我在
别人的愤恚里，我也在

最后一段：

是啊！月如，就算不多

我们总得留下，连同

一些不满的文字

以及抗拒的疤痕

让后代，学习、记取，和警惕（傅承得，1988：4-5）

诗人把心中的忧伤与愤恚都对“月如”诉说，而“月如”成为了诗人情感宣泄的对象，表达了心中的忧伤与期盼。这首诗一开始就明白的说出：“月如，我会用我的健笔/连着心，记录与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五色混濛的如今，不见光亮/五音杂乱，不闻正雅”，诗一开始以抒情之笔点出华人面对华人困境的无力感，这困境既是历史的，亦是当下的，它成为华人无法克服的痛，就一个有使命感的创作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留下文字（潘碧华，2009：174）。诗人将感受、希望告诉了月如，因为以“月如”作为倾诉对象，正如和深感共鸣的马来西亚华人对话，因此诗人在最后一段说“我们总得留下”连同心中的不满化作文字，作为抗议的疤痕与伤痛，连同历史的痕迹将事实如实记载，让后世的人通过文字的记载学习、记取和警惕，这是也诗人唯一能做的事情。

此外，在另一首诗句中也能明显的看出月如具有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如〈因为我们如此深爱〉：这片大好河山，月如/我们是多么钟爱……/我们热爱这片山河啊！月如……/月如，这是我们的山河啊/我们欢笑，我们依赖……/月如，这是我们的山河/我们关心，我们痛惜/因为我们如此深爱”，山河是指马来西亚。在诗里，诗人表达了他与“月如”是如此的深爱这片山河，因此“月如”的身份与诗人相同，都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诗人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钟爱，然而因为政治风暴的来袭，原本的美好开始被破坏了，心中拥抱的理想开始的幻灭，对国家的热情也开始的冷却了，“风雨”将华人社会卷入了困境，华人社会已无安宁之日，只因“风雨”一直来袭。此外，当诗人在向这位倾听者倾诉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情感思想驾驭在月如身上，形成了自我的情感投射。在〈山雨欲来〉一诗中，作者将自我的想法和情感投射在月如身上，“月如”的惊悸与担忧就是诗人的情感显现。诗人通过“月如”写了心中的惊悸、担忧，然而在诗中的角色却是义无反顾的对抗风雨，为了维护华族文化与历史，即使“焚身碎骨”也要对抗到底。

作为女性聆听者特质的“月如”，再加上“月如”一词读起来带有柔情的语调，有如月亮般所给人的一种平静、舒适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加强了诗中的抒情性，降低了诗的刚烈成分。此外，以“月如”作为倾诉对象，反而拥有较大的创作自由，不必针对政权或议题进行面对面的硬式批判，傅承得可以进退于时政的评议和文人的抒怀之间，进退于现实境况与理想国度之间，除了政治诗管用的讽喻、戏虐、抨击等尖锐笔法，他在“政治抒情诗”的设定之下，得以免去政治诗的惯性和策略，回到叙述主题的内心世界，进行比较柔软、抽象和细腻的心理刻画（陈大为，2011：

4)。如果将“月如”抽取，诗中的柔性度就会降低，而整首就会偏向于政治诗而不是政治抒情诗，如〈删诗〉，内容都是与马华领袖有关，诗中带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嘲讽马华政党将族群的权益割让，当中也有提及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那是一段惨痛的回忆。这首诗因少了月如作为倾诉的对象，整首诗的抒情性也被降低了，诗的内容也变得较直接的表露。如果以“月如”作为倾诉对象，诗人更能自如的把心中的情绪抒发出来，加强了整首诗的抒情度，诗句也更加自然流畅。“月如”除了是诗人的倾诉对象，更象征着诗人心中圆满与美好的国家，如月亮般圆满、明亮。

第二节：“项羽”中国古代人物

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中除了以“月如”这位虚构的人物作为倾诉的对象，同时也引用了古代人物“项羽”，如〈欲火的前身〉（写于1987.09.07，鬼节）：

什么时候，月如

我的心中，交织风雨

当年，项羽扬起火把

焚烧阿房的手势

我曾亲睹；当年

惊人烈焰，像霸王的轰然笑声

教往昔化作灰烬，教蜀山

运来的画栋雕樑

化作春泥，茁壯一株

三千丈直插云霄的碧竹

等待杀青，重写史书（傅承得，1988：6）

诗以项羽这位人物意象以及“焚烧阿房宫”的典故意象作为诗的第一段叙述，诗人叙述项羽作为自己的前身，以喻此生的天命，然而这个前身想欲火而生，象征着现实的残酷，因此以欲火重生为期待。傅承得引用了人物与典故作为意象，使诗的涵义更加深层，更具有心里层面强烈的情感表达。然而引用中历史人物与典故可能会让大众读者难以读懂，他们或许无法将马华的政治现实和先秦大火一同联想。这就是“菁英—书斋”意识与“群众—广场”意识有别的原因，傅承得虽大量运用了菁英读者能接受和明白的中国意象和历史典故，但他意识到大众读者对诗的诠释问题，因此他将笔法转向明朗浅白，在诗的很多段落保留了清晰的信息，以让读者能够产生共鸣。这首诗虽然开头用了菁英读者所能诠释的历史典故意象，但在第五段时，诗人写法转向了大部分人能读懂的诗句：

什么时候，月如

我的心中，风狂雨怒

是的，狂怒，因为在这地方

有人高唱言行不一的理论

有人散布煽情的课题

关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
更有人识了时务，收了名利
成为自相残杀的豪杰英雄
纵使无剑，也要高举双拳
紧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
甚至焚燃笔直的肉身
教魑魅魍魉无所遁形
教历史重翻新页（傅承得，1988：9）

前半段诗句中的语言的确能让大众读者明白，那些“言行不一的理论/有人散布煽情的课题/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都是大众读者熟悉的字眼和话题，因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和教育课题一直以来都是民众议论纷纷的话题。当诗人以熟悉的字眼激起读者的意识时，后半段便转向以强烈的情绪性语言激起读者的情绪与心智。傅承得的诗虽转向明朗、浅白的手法，但由于受到中文系传统的学养影响，“以致于在遣词、用字与句法的运用，都趋向了雅正。这也造成其诗在这方面走向了书斋/书面语的表述，而予本地中文水平不高的群众/读者，形成了某种阅读感知上的隔阂。再加上诗做为一种隐喻系统的言说，使到读者群仍然处在小众之间，无法扩大”（辛金顺，2012：7）。因此，傅承得所引用的“项羽焚烧阿房宫”给菁英读者带来强烈的感触，而大众读者却不太能理解，然而这人物意象与典故却带出诗人愤懑的情绪，诗句的内涵更加丰富。当诗人将诗句转向大众都能读懂的语言，诗的人物与典故就更能表达出诗中所要表达的涵义，很明显的这是诗人对政治的不满、愤怒所作的诗句，并从中表达出心中的期盼。

第四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中的景物意象

在《赶在风雨之前》辑中，傅承得以景物意象作为一九八零年代的政治事件与政治情势的表征。在他运用的几种景物意象，如“风雨”、“夜”、“土”，其中的风雨和夜这两个意象不断的重复出现。在此，本章的第一节主要是探讨雨的意象，将雨分类，探讨风雨、山雨、濠雨和夜雨意象的内在意蕴。第二节是探讨夜的意象。

第一节：“雨”类意象

在《赶在风雨之前》的诗中不断出现与雨有关的意象，“雨”、“风雨”、“暴雨”或“山雨”，无论是政治抒情诗或马华文学传统中，向来都是华人困境的集体象征（许文荣，2012：288）。傅承得以“风雨”为诗集之名，当中所蕴藏的信息都是国家不平等的政策和法令、使族群生活陷入苦难、文化传承不断的被阻扰而一直处于危机状态，以及各种对华社不利的事物，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因此“风雨”是最有时代象征的意象，是一个大意象，是隐喻一种外在的压抑，象征着马来西亚华人的所有困境。本节将对风雨、山雨、濠雨和夜雨意象进行探讨。

一、风雨

风雨意象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的意象之一。

“风雨”在李清照（易安）、苏轼、杜甫、易安等的诗词中出现过，他们对于风雨意象都有不同的运用和涵义。到了现代，风雨意象的运用更是繁多。马华文学中的

“风雨”意象比较属于一种阻碍、围困、压迫的负面力量，同时也是催化出忧患意识的逆境（陈大为，2011：6），风雨也是大众读者都能读懂的象征符号。

傅承得在《赶在风雨之前》的诗集内，大量运用“风雨”意象，在诗中展开了忧患意识的叙述。他所指的“风雨”乃指一九八七年大马险些爆发的冲突，一九八七年末华校罢课、巫青聚会、枪击事件和大逮捕等所引起的种族紧张关系和政治动荡（张光达，2001：109）。傅承得以“风雨”象征政治局势，隐喻华人的困境，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种不安的政治处境，带出华人惊惧、忧虑、悲痛、失望等等。赶在风雨“之前”，具有记取和警惕之意（潘碧华，2009：174）。

第一首出现风雨意象的诗是〈欲火的前身〉（写于一九八七年，鬼节），这首诗的寓意由深慢慢地浅化，而意象由浓而淡，当中有四段风雨变化：“我的心中，交织风雨/……我的心中，风急雨促/……我的心中，风狂雨怒/……我的心中，雨晏风收”，四种不同变化的风雨代表着不同程度的险恶境况，也是诗人情绪的起伏波动。在风雨中，一场火流传千载不息，让硕大无比的明镜照清德智暴政的面目，“让一介草夫，跟前凝视那/直到双眼皆裂，肠热心焚/然后跪下，在衣襟翻红/胸口波伏的时候/静思社稷的去路”，诗人写出了一介草夫对华人社会的处境感到担忧与愤懑。诗一开始从交织风雨到急促，再到狂怒，最后是晏收，可见诗人最大的希望是能看到一个无政治斗争、无种族歧视的国家，风雨不再来临，国家和平安宁，各民族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此外，在〈山雨欲来〉诗句中也有出现“风雨”二字：“但炎黄子孙，原就多灾多难/走入风雨，走出历史”，从以前到现在，华族已经历多灾多难，难道这就

是民族的宿命吗？这首诗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同年七月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行政，华人社会为了维护华族的文化遗产，对政府的政策极力反对。诗中，诗人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为了维护华族的文化遗产，即使前方再多的“天险”，也要勇敢赶的去对抗这场政治风暴。

另一首与风雨有关的诗是写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惊魂〉，写出了人心惶惶的情形：

在夜色惊疑不定的时刻
我又为你，提起沉重的笔
在这敏感的大都会，月如
有人开枪、放火，并且杀人
消息像最狂器的黑死病
凌晨一时，半数的住民
自酣睡中转醒，呻吟
有的，因为卜卜的枪声
有的，急急的叩门；有的
惶惶的电话和传单
不同方向的恶耗
却有相似的恐惧与悲愤（傅承得，1988：36）

这首诗写因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发生在吉隆坡秋杰路的“阿当事件”，而同时亦发生了“华小罢课”与“茅草行动”等事件，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在一九八七年族

群矛盾因着“华小高职事件”而不断升温时，华人的神经越是敏感而脆弱。无独有偶，在这样“岌岌可危”的形势时，一位失意的军人狂乱地在吉隆坡闹市开枪扫射，使到整个局势更是箭在弦上，似乎一触即发（许文荣，2009：136）。因此诗人在，〈惊魂〉的第一段描述了枪击的情景，带出华人社会的心惊胆战，华人生命受到的威胁与恐惧感。第二段，诗人通过描写景物带出族裔的困境：

我是恐惧，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由
不安、狐疑，和欺压
统治每一寸美丽的河山
从独立时齐心协力，高喊
响彻云霄的欢呼
到如今，一有风吹草动
便传来遍野哀鸣的惊悸（傅承得，1988：36）

诗人心中的国家是“每一寸美丽的山河”，可见这片国土对诗人来说是美好的，然而因为一些极端份子为了本身的政治权益，滥用话语霸权、不折手段。华人所期待的民主、自由、平等，到如今依然是处于虚无的状态，即使华人不断的争取，这一期待看来也很难实现。诗人心中美丽的山河所带来的却是“不安、狐疑，和欺压”。辛金顺在他的〈他妈的〉一文中对此进行解析：“傅承得经由外在风雨与景物的描述，内化为其心中最真实的感受，进而通过个人主观的情感与思想，呈现出族裔的困境现象与沉郁心绪。在此，诗的表现手法是抒情的，但情绪的释放却是躁

动和充满冲击力；且抒情主体的倾诉，是建立在具体的创伤 / 欲望表述上——此时此地华裔族群的现实情态与精神焦虑。故诗人在此的独白，是一种自我真实的揭露，同时也映现出族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困境”（辛金顺，2012：5-6）。诗人在接下来的第三段提起了“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九年”这数字符号让人联想起当年五月发生的“五一三事件”，而诗人借用了滂沱大雨来象征这场排斥华人的灾难：

我是悲愤，月如
三十年来国家，仍是
叫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
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
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
泛滥成灾，洪水掠夺
无数一文不值得生命（傅承得，1988：37-38）

“五一三事件”象征着历史的创伤，而这一个创伤带给华人无限的恐惧，无数的生命被无辜的牺牲了，诗人沉重的叙事氛围加上滂沱雨势，更加重了哀伤之感，而这一场灾难在华人心中已形成一种无法磨灭的阴影与历史记号。诗人虽没有指出是谁造成这起事件的发生，然而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滂沱雨势就是华人灾难的象征。

此外，收入在《赶在风雨之前》第二辑里的诗〈木芙蓉〉（八五年十一月）也有出现“风雨”二字：

若是最微弱的火焰
也想焚烧一山沉寂的阴浓
除了偶尔的喧嚣或呻吟
树的嘴脸尽是锈黄色的
毫无血色的青铜

纵使片刻便吹熄淋灭
也胜过永久的做哑装聋
风横雨暴前教阴暗忧目惊心
让我燃亮自己，燃亮自己
教所有的缄默龟缩羞愧的低头（傅承得，1988：62）

诗中的风横雨暴也是指八零年代的政治局势，在一九八七年之前，华人社会已经陷入了困境，当时政府要全国华小实施 3M 制、禁止华人舞狮表演等等一连串的事件不断的压制华文教育与文化。当时诗人写了这首〈木芙蓉〉想表达的是自我激励，为政策的不公与华族的心声不平则鸣。诗中“一山沉寂的阴浓”，代表华社长期的瘖哑。

二、山雨

傅承得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写了〈山雨欲来〉，这首诗最适合用来形容“茅草行动”之前紧张的政治气氛，“这首诗见证了八零年代末马来西亚政治动荡最严峻考验的一幕，诗的语言文字很具像的传达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种不安的政治处境，赶在风雨之前，面对身陷困境的忧虑、惊惧、失望的心情，诗人感时忧国的气氛笼罩全诗（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

〈山雨欲来〉全诗共三段，诗人将现实感受以叙事手法融入诗中，藉山雨主意象贯穿其三段诗的语言文字，使山雨具象隐喻的画面带有强烈的现实指涉，突显出整个事件一触即发的危机紧张状态。诗的第一段就以“山雨欲来中，曲径风紧”带出了紧急状态：

山雨欲来，曲径风紧
古树洞空的枯干，指挥
四面楚歌急骤的撩拨
小心，月如。前头多难
我们得战战兢兢，留心
枝桠挡道，石头沙飞
所以伴奏的天籁，可能
尽是掩饰巧妙的咒语（傅承得，1988：13）

这里的“山雨”指的是政治风暴，在一九八七年七月，政府派遣了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行政高职。这种不合理的措施引起华人社会的反对，当时华人社会正面对着危机状态，因此处于忧患意识的傅承得于九月写了这首诗，象征着政治风暴的来临，华人社会的困境。除了山雨意象，傅承得也引用了古典意象“四面楚歌”，四面楚歌比喻西楚霸王的困境，当时他四面受敌，处于没有任何援助的境地。因此诗中的典故意象象征着一九八零年代华人的困境，华人社会遭受到政治的压抑与逼迫，受到了威胁，陷入了危机。诗人将古典意象（四面楚歌）巧妙的融合在现在诗里，整首诗带有古典韵味但又融合了山雨（政治风暴）所带来的紧急危机，紧张的氛围与山林形势，形成了立体感十足的空间想象，构成一幅意境生动的画面。在诗的第三段，诗人以“四伸爪魔”用来形容官方话语的暴力，并对华族展开攻击“像无谓的政论，四伸爪魔/揪捺异族的劲项”让华族难以反抗。因此在这场风雨中，诗人呼吁华族“建起城池，固若金汤”对抗另一座天险、另一番风雨。“城池”是诗中的另一个意象，具有深层的意涵，“表征了华族潜在的一种欲望，在政、经、文教各领域节节失守之际，再加上对不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游戏规则无力感，造成了华族萌生‘围城’的心理”（许文荣，2009：135）。为了维护与传承华族的文化，守着自己民族的权益，即使再多的风雨来袭，华族也要团结一致的对抗到底。山雨欲来，这场雨即将带来的灾难险阻，既是诗人个人面对政治风暴来临前夕的彷徨感受，同时也暗喻整个华社在政治现实中所面临的挫折困境，诗人写政治抒情诗以期自我警惕身陷危险困境，由此勉励读者或广大的华人社会能够坚忍渡过这个难关。（许文荣、孙彦庄，2012：288）因此，诗的结尾以“明知山雨欲来仍洞明心

志，砺炼行经/未必克敌教天日重现/肯定迈进让暴虐骇惊”勉励华人在风雨中坚强的渡过难关，为的就是要保住华族的文化历史与精神。

除了第一辑的〈山雨欲来〉，在第二辑的〈木芙蓉〉（写于八五年十二月）和〈不写诗的时刻〉（写于八七年二月）也有出现“山雨”二字，然而写作时间比〈山雨欲来〉更早完成。〈木芙蓉〉：“——十月日黄昏因事/上升旗山，于缆车站再遇大/马难得一见的木芙蓉，想起/唐诗《辛夷坞》一首。时/风云变色，山雨将来，心中/交感，此时遂成。”与〈不写诗的时候〉：“不写诗的时候/你就读书，或讲学/没有什么伟大的原因/当室外，毒日正烈/山雨正急”，两首诗的山雨都象征着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心中百感交加，“山雨将来、山雨正急”象征着政治风暴的局势，危机情势越来越逼近，华人社会一直受到抨击，困境重重。

三、濠雨

傅承得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写了《濠雨岁月》，这首诗表达了“华小高职事件”后诗人对民族文化教育前景的忡忡忧心（许文荣，2009：133），诗人运用雨中的情景描述华小的危机以及心中的难以表达的感受：

走在雨中，月如
这赤道多变的气候
真像无常的祸福
难以预测，或防范
惟有任随它下

闪电闭目，打雷掩耳
霆滂撑伞；没伞，则听淋
而我，月如，不知怎的
竟有刀俎间鱼肉的悲哀

走在雨中，月如，我的心里
也有恶魔重压着的乌云
挥不去，攀不掉，拔不开
日以继夜的停驻，教人
睡不安寝，食不知味
有时必须清醒，步步为营
怕一麻木丢失了自己
有时却得糊涂，做哑装聋
怕过于绷紧，必定错乱神经

走在雨中，月如
霉味四散的阴暗岁月
狐疑随时踏空与失足
痛心，失望，进而疲倦
终将发酵成虚无
若不，就是极端邪恶的血腥
明天，会不会阳光普照
温热的泪，会不会转冷

月如，我真的，真的不晓得(傅承得，1988：18-19)

当时华人社会大力反对政府派遣不谙中文的老师担任华小高职，结果发生了一场茅草行动大逮捕，民族文化教育频频的受到危机。华文小学乃是母语的摇篮，而母语则是文化的堡垒，而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许文荣，2009：133）。因此华文小学是民族语言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管道，如果华文小学无法保着，恐怕民族语言和文化会逐渐的消失。诗人的心是如此的担忧，这濠雨让诗人“竟有刀俎间鱼肉的悲哀”。面对这样的危机，诗人以及华族的精神是紧张矛盾，濠雨的侵袭真叫人“寝难安、食无味”，为的就是守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怕一麻木丢失了自己”。对于前景“明天，会不会阳光普照/温热的泪，会不会转冷/月如，我真的，真的不晓得”，诗人并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困境，但竟然“走在雨中”，诗人的心是已下了决意以对抗官方霸权。

四、夜雨

〈夜雨〉是以讽喻的手法完成，在诗中，“夜雨”多次的出现，象征着政治的黑暗无止境，是一直的延续，一直存在着，如：“雨在周围，不会停止/夜雨，不曾停过……/从滂沱，到淅沥，再滂沱……/像鼓阵，像针刺……/夜雨，依旧未停……”。傅承得的夜（黑暗）雨（困境）写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描述了政党与大选的情形，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华人政客唯权威与唯名利是图的自私自利，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诗中的“趁选举，一切都便利/收买人心不必本钱/多

批几块地皮，老弟/政治便有了资本”，这种“出卖良心，收买人心”的行为，只会让国家更加的沦落，民族更加的悲哀。此外，夜雨带有茫然不清的感觉，如“多少假相，多少虚名/悠然不止啊绵绵夜雨”，诗中呈现了抽象的画面，在夜雨中看不清前方，无法辨识真与假，隐喻局势的暗流汹涌，处处都是危机。

第二节：“夜”意象

“夜”具有寂静、黑暗、恐惧、茫然等等的象征涵义，而“长夜”具有黑暗还未过去的象征。诗人将写于一九八八三月的〈长夜未旦〉作为《赶在风中之前》这辑的终篇，象征着华人一直处于政治的黑暗，更透露了诗人对这国家和华人社会的忧心。长夜何时才能结束而白天何时才能光明，诗人表达了种种复杂的情绪“恐惧、泪痕、悲痛、无奈、伤悲”。在〈长夜未旦〉里，诗人进一步深化这种无奈和感伤，华人再怎么努力和忠心，最终“只是海市蜃楼的幻虚”（潘碧华：176）。此外，诗人对华人政客更是失望：“为什么所谓的领袖和救星/见困难就让，见荣誉就抢/遇权贵低头，遇钱财丰收/我们不是下贱的民族啊”（傅承得，1988：49）。夜雨让人看不清方向，多少的真假与陷阱被埋伏在那，诗人以此警惕华人社会小心翼翼：

是现实，教我们从意与焕发

变成阑珊气馁，甚至

想将报复束之高阁，永远尘封

但自我的要求，环境逼得

不能不清醒地恐惧，教我们
再度起航，看清理想的正面目
那便是，月如，永不停止的
提高警觉，改善现实（傅承得，1988：48）

因为现实，因为环境所逼，诗人不能不提高警觉，去面对现实。此外，诗人希望民族可以互相信任，“帮助国民脱离痛苦与所有不名誉的耻辱”，华族不能一直被受耻辱，华族必须保着自己的尊严与文化遗产。从诗中可看出诗人期待黎明/光明的到来，然而也有长夜漫漫，但诗人依然期盼黎明能够到来。在诗的第一段开头和最后一段的结尾都写了“你和我，以及无数/屡屡奋进，频频惨败/但心犹未冷血犹热得人们/为历史，而存在”，即使“长夜未旦”，诗人希望华族能够坚持着一颗为文化历史奋斗的心。

第五章：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本土意象

傅承得的诗集《有梦如刀》具有本土性色彩，对于本土性的概念，许文荣（2007）的〈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已详细的说明：“本土性（localness）则指具有本地色彩的方方面面，包括本地的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自然景观、语言文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本地民族的人文传统等，当然最大的特点是以一种‘在地的知识’与本地人视角去进行文学书写”（261）。因此本土意象是具有马来西亚本土的某种具体景、物、事等的象征意义，具有本土色彩的意象。此章节主要是探讨《有梦如刀》里具有本土意象的政治抒情诗，但这些意象与《赶在风雨之前》所运用得意象相比，显现了另一种特色，而语言方面与之前的相比也更加的浅白简短了。《有梦如刀》诗集里的政治抒情诗所运用的本土意象可分为几种，而此章节主要探讨的是本土的地方意象和文化意象。

第一节：地方意象

傅承得在诗中引用了地方名称作为本土意象如甘文丁（Kemunting）、太平（Taiping）等，这两个名字都是马来西亚的地方名称，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意象。如这首〈路上听闻〉：

经过甘文丁
便到了太平
长途巴士司机

这样对旅客说明

难道竟没别的路

可以抵达目的地

后座有个声音

带着颤抖探听（傅承得，1995：51）

甘文丁（Kemunting）是马来西亚北部霹靂州一个小镇的名字。根据张光达的资料：“这里有全国最恶名昭彰的扣留营监狱，这所监狱的扣留犯，大部分都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政治异议分子，或那些在马来西亚内安法令、煽动法令下被逮捕的政治犯，尤其是在一九八七年政治动荡时期的“茅草行动”，政府逮捕为数不少的反对党人士、政治异议分子、华教人士，他们都是未经过任何法律上的审讯，被扣留押在这个甘文丁扣留营”（潘碧华，2009：36-37）。因此，甘文丁这一个小镇象征着政治的动乱与不公正，反对党人士、政治异议分子、都没受到公平的对待。太平（Taiping）是靠近甘文丁的另一个小城市，然而“太平”一词令人想到太平盛世，象征着和平，这就与“甘文丁”成了强烈的对比，乱世恶法与太平盛世成了巨大的落差（参考自张光达，2009：37）。诗中并没有出现与政治有关的字眼，也没有对政治发言论，只是以几句简单平淡的句子，利用了“甘文丁”和“太平”作为意象，并形成强烈的对比，句中简单的隐喻形成了强大的反讽意味，呈现出诗的政治讽喻，让整首诗充满了意蕴。如果诗中缺少了其中一个地方名称作为意象，那整首诗的政治讽喻就会被削弱，“甘文丁”这一个镇更是一九八七年国家政治霸权、恶法的象征，无辜人士遭受到如此的对待，民主的权益更是被剥夺。

第二节：文化意象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也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傅承得的诗中，最具有本土文化意象的诗，如〈我们爱不爱您，马来西亚？〉：

我们用纱笼，摇晃孩子入睡

我们用乡音，称誉榴莲果王

我们用筷子，夹起马来风光

却有人频频发问：

你们爱不爱马来西亚？

我们爱不爱马来西亚？

当养育，只记得肤色

当赞赏，只记得语言

当用餐，只记得用具

我们爱不爱您，马来西亚？（傅承得，1995：29）

傅承得写这首诗的那年代，马来极端政客口中仍叫嚣华人是“二等公民”、“外来者”之言论。纱笼（Sarung）是马来民族的服饰和文化，是属于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的文化。华人用纱笼摇晃孩子入眠，这是华人对马来民族文化的一种接纳和信任。孩子睡中纱笼里，有如想要孩子全心的投入在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安心的成长。“榴莲”是马来西亚的土产，称“果中之王”，是马来西亚水果象征。用乡音称誉榴莲果王，是对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的赞美和认同，甚至引以为荣。接下来

“用筷子，夹起马来风光”，筷子是华族的文化餐具，而马来风光是本土的传统美食，代表着不分种族，团结一致。诗人通过意象表达出华人为了这片土地，用了多少的坚持，花了多少的精神，去认同、去赞美、去爱这片土地，但最后却不被认同、不被接纳，甚至被怀疑。

后一段，诗人采用了反讽的笔法，“当养育，只记得肤色/当赞赏，只记得语言/当用餐，只记得用具”这三句与第一段的“我们用纱笼，摇晃孩子入睡/我们用乡音，称誉榴莲果王/我们用筷子，夹起马来风光”三句诗句成了强烈的对比，华人对异族文化的接受、认同，让孩子在这块土地成长，坚持着自己的文化，同时与异族的文化一起发扬光大；但相反的，当政者只记得我们的肤色、语言和用具（筷子），而没一视平等的把华人当成马来西亚国民。诗中的反讽所要表达的是不管华人有多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有多信任和尊重其他民族（马来民族），到最后却得到不平等的对待，华人对这个国家从希望逐渐的转向了失望。虽然诗的语言与之前的政治抒情诗相比已更加的浅白了，但诗人运用了本土意象，强化了整首诗的情感，使内容有了强烈的对比，也增加了诗的美感。

结语

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与情感色彩，因此被认为是一九八零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傅承得塑造了人物意象“月如”作为倾诉的对象，他更是赋予月如所有处于政治风暴之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的特质。此外，“月如”也象征着傅承得心中“美好国家”的化身，如月一般圆满与美好。在艺术表现方面，“月如”不只是降低了诗的刚烈性，更让诗呈现了另一种温情特色。除了“月如”这位人物的运用，傅承得也运用了“风雨”意象象征着华人社会的困境，而“风雨”就已经包含了华人社会所有的困境。在运用“风雨”意象的时候，傅承得描写了政治风暴的局势，更抒发了心中种种复杂的情绪“狐疑、愤懑、失望、担忧、忧伤、悲痛、泪泣、惊疑、无奈、狂怒、恐惧、甚至幻灭”，而这些情绪也代表着所有华人社会的感受与创伤。傅承得以抽象的氛围构造出具体的事件，语言的运用更是巧妙的带出读者的同感。“本土意象”是傅承得的另一种抒写特色，他巧妙的运用了具有马来西亚本土性的物象，对国家政治做出讽喻，虽然傅承得已转向更明朗浅白的写作手法，但简单的语言表达结合了本土的意象，却能营造出具有想象画面的情感以及让能读者深感共鸣。傅承得在诗中所陈述和表达的是内心情感的感受，以及置入了马来西亚华人共同体式的情绪表达，达到共同意识。因此他的诗并没有直接对政治做出评议，而是将处于困境中的华人内心正真的感受通过各种意象抒发出来，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增加诗的审美性，同时也表达了对华人社会的深层关怀。

参考资料

书目：

1. 陈良运著（1992），《中国诗学体系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 [德]鲍姆嘉通（1987），王旭晓译《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3. 丁福保编（1971），《清诗论》，台北：艺术出版社。
4. 傅承得（1988），《赶在风雨之前》，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5. 傅承得（1995），《有梦如刀》，吉隆坡：千秋事业社. 马来西亚。
6. 傅承得著（2011），《分明：傅承得散文选集（一九八五至二零一零）》，台北：秀威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7. 顾祖钊著（2002），《文学原理新释》，北京：人民出版社。
8. 何国忠（2006），《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
9.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等主编（1989），《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 黎志敏著（2008），《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北京：人民出版社。
11. 李学勤主编（1999），《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12. [南朝梁]刘勰著（1958），《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3. 潘碧华（2009），《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学会作家。
14. 王力坚（2000）：《魏晋诗歌的审美关照》，台北：文津书局。

15.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吉隆坡：毕业生协会.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
16. 许文荣著（2009），《南方喧哗—马来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漫延书房。
17. 袁行霈（1987），《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张光达著（2009），《马华当代诗论：政治性、后现代性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19. 张光达（2001），《风雨中的一枝笔》，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20. 张荣翼、李松（2012），《文学理论新视野》，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朱立元主编（2000），《西方美学名著提要（上）》，台北：昭明出版社。

论文

1. 陈大为（2011），〈一个文人的战争——论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的思维结构〉，2011年10月号总第322期，页70-77。
2. 辛金顺（2012），〈他妈的〉，2012年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拉曼大学中文系中华研究院。